

西行摩旅诗作(四首)

□海狼

汗水滴落在机车上

一动不动,我随风行,化于光中
那些热气腾腾的岁月,向后退去
凭着记忆,坐在摩托上,我认定
所有跑过的道路,都是我的前世
每当远行的时刻,汗水落下
我就像个酗酒的人,摇摇晃晃
在山重水复间,在悲欢离合中
被绕城而过的车流,追着向前跑
1085公里开辟了远去的里程
我像个疯跑的孩子,在看不透的
云朵里,呈现飘舞的乱象
而那些迎面而来的光与影,都是
我在这个尘世上,无限热爱的人物

出陕,入川,穿过隧洞群

我现在的样子,只有
路遇的陌生人才能看得见
零散的睡眠,早早地叫醒我
出陕,入川,在隧洞
和地层,我整个人像背着激流
在灯火的迷幻中闪光
穿行在山底下,被潮水推拥着
夏天的云朵无限辽远
所有的前途,仿佛是我亲手开凿的
疯热,目眩,600公里风尘仆仆
几根白发颤鸣
带我赶往下一个地方

时光的呢喃

我相信,一生珍爱的梦想
比如诗和远方,在天空下
见风就会飞翔
今天我在南江,与朋友在一起
光阴的坡谷里,大片大片地生长
安静的叙事,看起来
多么简洁而美好啊
穿城而过,茶馆,柴火灶以及炊烟
抽空了我疲惫里饱含的忧郁
转身时刻,我竟有些失控
在隔世的屋顶下
时光的呢喃,仿佛也难以抚慰
从我内心深处低吼出来的痛楚

循着江南的方向跑

从天黑跑到天黑
把千山万岭堆在心间
从朝霞跑向夕光
多么像灰烬般的燃烧
我身上的每个毛孔啊都在嗥叫
1900公里的大风化开了积郁的忧伤
从16℃跑到42.5℃兜兜转转一整天
我始终是夏日的高温中最明锐的部分
席卷身体和灵魂的疼痛哔哔炸响
机车跃进,撞开无数道生死之门
就像我在回归的颠沛中虚幻如影
转身,掉头,循着江南的方向跑
任由时光汹涌,在这个残损的夜晚
没有人看见我战栗的身影和结痂的疤痕

荷的引领
陈顺源

水车的故事

□田汉臣

儿时,我吃饭常掉米粒,妈妈说我下巴有个“洞”,而爷爷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伢儿啊,米粒要珍惜,它来之不易呀,一粒米七斤四两水呢。”当时年幼,不知其意,但一直铭刻在心……

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那会儿,生产队劳力紧张,我家伢儿多劳力少,生产队安排了朱长庆老伯带领我们三个“一抹头”毛头小伙子(16岁、15岁、12岁)包了一个小车口,负责3亩多地脚踏水车的车水任务。小时候,几个小朋友出于好奇也玩过水车,但作为一个劳动力来使用还是第一次。早晨三四点起床,车到8点多钟方才结束,早晨凉爽还可以,待太阳上来了,就像进了蒸笼一样,满脸汗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流淌,眼睛都难睁开。虽是打赤膊,但下半身的短裤都要湿了一半。心里想:“谁能发明一种神器,把水从河里自动抽上来,那该多好啊。”这种天真的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画饼充饥、天方夜谭。

“呼噜噜、呼噜噜,脚踏水车真辛苦、真辛苦,手扶木杆,走着悬空路;走一步、又一步,滔滔流水往田里吐、往田里吐,一点一滴,都是血汗流;脚又痛、腿又酸、浑身骨节都发酥……”这首当年流行在掘港、童店地区的《踏水谣》真实反映了当时人力车水的艰辛。当我车水车得筋疲力尽时,才真正尝到了爷爷那句“七斤四两一粒米”的含义,切身感受到了米的来之不易,体验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意!

脚踏水车是当时农民种植水稻使用的一种提水工具,它由车槽、斗板、梢儿连接成链条放在车槽内,用一根木头称水幢竖在河中,用掠车索托住车槽,再用绞关固定好,岸上大车轴竟在两边的泥沟上,用两根木头旱幢夹住,这就算把水车支好了。水车安装完毕后,用1根伏桁架在两边的旱幢上。4人上车,手扶在伏桁上、脚踏车水榔头,用力向下蹬,通过轴上的轴齿带动水中的小水轴,整个链条循环转动,通过斗板把河沟里的水源源不断地提上来,进入水沟流入稻田。特别是水需求量到达峰值,即“抢水”季节,仅剩沟底水时,稍有疏忽,水就会从哪

里来又回到哪里去,只有4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力量,再配以气势恢宏、雄壮有力、余音绕梁的“车水号子”方能把水车上来:“哎嗨哎嗨号、哎嗨哎嗨号,哎嗨嗨嗨,嗨,哎呀号,哎嗨嗨的个号来,哎嗨嗨的个号来,哎嗨嗨的个号来,哎嗨嗨的个号来。”车水既是个体力活儿,也是个技术活儿,用蛮力不用巧力,就会“踏榔头绷儿”。当时农民没闹钟,更没手表,为了掌握稻田的需水量及车水时间,在梢儿上用稻草把做一个记号,用带子串成50个左右的方孔小钱,转1圈丢1个,车50圈为1个头子,一般要车3~5个头子,下车休息少许,擦擦汗水、喝点水,然后再继续……

朱大伯那时才50岁上下,有轻微气喘,种田是一等一的行家里手,且身怀木工绝技,是“荒年饿不死的手艺人”。他为人忠诚老实、与人为善。每次车水,他要从田西头跑到田东头来叫我,然后再折返去车口,所以,他必须提前10多分钟。早晨的这个黄金时间何等宝贵啊!回想起来,我很内疚。如当时有闹钟,就不需他老人家操心。车水时,我年龄最小,他照顾我,教会我们车水要领,看到我们车得实在吃不消时,示意提前休息一下。平时水车调试,全是他一人负责。遗憾的是,朱老伯因积劳成疾早已仙逝,未曾看到现代化的抽水机、电灌站。

我们生产队还有牛车篷,车篷外面看像一顶大斗篷,篷内有一根大立柱,立柱是一个大底盘,俗称八卦的中轴,在底盘上装有齿轮,由牛牵引底盘转动带动水车轴,把水从河里提上来。牛在大忙时要耕地耙田,就组织人力推水。我当时学校放假时,也顶一个劳力加入推水队伍,推水时反复打转,转得头晕眼花,8人必须通力合作,毕竟是力气活儿,好累啊!

我们生产队20世纪60年代有1台风车,它是借助风力的提水工具。儿时常去观看,甚是神奇。它是由一个大大的圆架做底盘,底盘上竖8个桅杆,每杆上挂一合帆篷,组成8合帆篷的风车。风吹帆布,大盘转动,带动拨齿,从而让龙骨车转动,把水提上来。所谓风车,有风才能转动,没风只能望车兴叹。搞了两三年,其中1年

玉兰
一瓣

等风风没有、等天天无雨,结果水稻断水后成片稻田成龟背裂纹状,结果那年水稻大减产。

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时未能实现引江入海,取水仅靠遥望港,一时间上演了一场通如两县抢水“大战”。当时水位低,为了多得水,1956年乡领导组织劳力用水车从遥望港里拨水到内河。水稻水稻,有水才能长稻,因为水太紧张了,大部分水稻缺水严重,水稻减产歉收,那时产量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老百姓苦不堪言,留下种、交足公粮,所剩无几的稻谷分给农户,还是瘪子多。

到了1958年,在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大力号召下开挖了九圩港、如泰运河,修建洋口闸、刘埠闸、东安闸。1959年又开挖掘遥河、掘苴河等。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抗日战争中领导南通人民取得抗日反“清乡”全面胜利的苏中四分区司令员、后任东海舰队司令的陶勇为如东水利工程欣然题词祝贺。其中有郭沫若“如泰运河九圩港,纵横凿貫如东乡,输引长江入黄海,还看油槽似桅樯”的诗赞文颂。“来了共产党,开了九圩港;有了九圩港,闻到稻米香。”老百姓口口相传、脍炙人口的民谣而今还在吟唱。

到了1963年,开始用船机车水,把柴油机、水泵装在船上,巡回到各生产队田块灌水,船机到了后,要社员给水泵灌水、接水才能把水抽上来。但比起车水要轻松得多。一个大队1台船机在各生产队之间来回走动,但由于巡回周期较长,还存在水稻缺水现象。

到了1965年,大队购回了一台大功率柴油机配以大水泵,修筑灌溉渠道,设总渠、分渠、支渠,使每个田块都能均衡正常灌水。虽水稻能增产,但柴油成本高。

为了进一步减本增效,1974年向上级申请用电。通电后发动社员挖闸建电灌站,重新修筑水渠。后来,为了节约耕地,由明渠改建为暗渠,由漏水渠修建成防渗渠,大大节约了农本。

水车、牛篷车、风车、船机、机灌、电灌,从千年人力、牛力车水灌溉,演变到现在的电钮一揿水就流入农田。而在哗哗的江水、河水流入万顷良田时,也流入老百姓的心田。这就是我小时候所渴望的“神器”,如今梦想成真!